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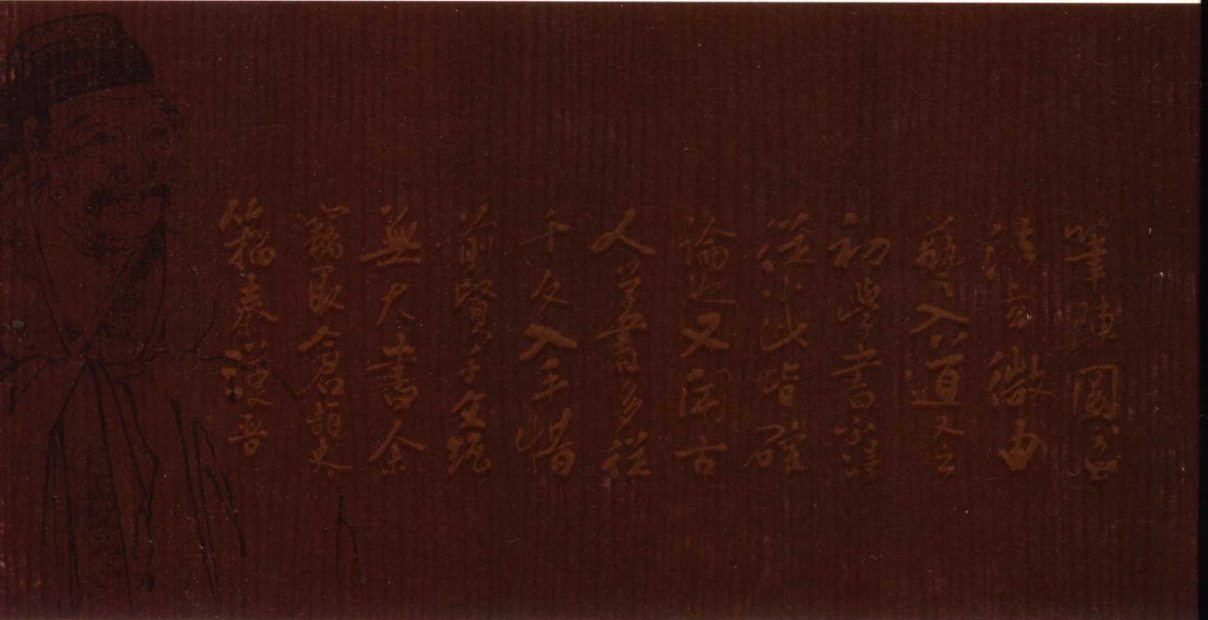
【陈荣捷朱子学论著丛刊】

朱子门人

陈荣捷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荣捷朱子学论著丛刊」

朱子门人

陈荣捷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子门人/陈荣捷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

(陈荣捷朱子系列丛书)

ISBN 978-7-5617-5197-8

I. 朱… II. 陈… III. 朱熹(1130~1200)—哲学思想—研究 IV. B24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7405 号

朱子门人

著 者 陈荣捷
项目编辑 龚海燕
文字编辑 姜汉椿
责任校对 王丽平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7.75
字 数 306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一次
印 数 60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197-8/K·285
定 价 4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敬以此书

奉献

程庆和 Dr. Hung Wo Ching 博士

出版说明

陈荣捷先生所著《朱子门人》，原系繁体直排本，此次出版，为方便读者，改为简体横排本。原书未用书名号，现对书中出现之书名，均加书名号。此外，此书原有人名索引，按繁体字笔画顺序排列，为保持此书原貌，正文及人名索引均不作变动。对书中可能存在的疏漏之处，请读者指正，并予谅解。

二〇〇七年八月

陈荣捷朱子学论著丛刊序

陈荣捷先生(1901—1994),已故著名的世界朱子学权威,一生朱子学著述甚多,他的中文著作原皆在台港印行,现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出版陈老先生的朱子研究著作的简体字本,这是我国朱子学研究的重要和喜事!

陈荣捷先生 1901 年生于广东开平县,幼入私塾开蒙,后在塾师指导下习读《四书五经》等书。1916 年春赴香港,考入拔萃书院,学习英文和中文,同年秋考入广州岭南学堂。1917 年入岭南中学,“五四”运动时,在广州积极投身学生运动,曾代表岭南学生参加广州学生联合会,被选为会部长。1920 年秋入岭南学院(后更名为岭南大学)文科专业,继续投身文化运动,并服务于岭南工人夜校,任副校长。1924 年岭南学院毕业,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英语系,1926 年改入哲学系。1929 年以《庄子哲学》的毕业论文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29 年秋应母校岭南大学之聘,任大学教学秘书、教授。1930 年起任岭南大学教务长。1932—34 年兼任中山大学教授,教授美学、英文。1933 年曾出任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评议会主席。

1935 年秋赴夏威夷大学任交换教授,讲授中国哲学,1936 年离任岭南,任夏威夷大学东方研究所访问教授。1937 年起改任夏威夷大学正式教授,担任中国哲学和中国文明课程的讲授。1939 年与哲学界知名人士共同发起创设“东西方哲学家会议”。1940 年兼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主任。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夏威夷大学暂时关闭,于 1942 年转赴位于美国东北的名校、长春藤盟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任比较文学系访问教授,次年转为中国文化教授,后改中国哲学教授。值得一提的是,陈荣捷先生在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常常在集会上和巡回中发表讲演,达数百次之多,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战和中国文化。1951 年任达特茅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这是当时东方人在美国担任的最高学术职位。1966 年,陈先生 65 岁时自达特茅斯学院

退休,被赠以中国哲学和文化荣誉教授。是年他应宾州匹兹堡的查坦姆学院(Chatham College)之聘,出任格利斯派讲座教授。1971年任期届满,他继续在该学院讲授中国思想课程,至1982年完全退休。1975年起,陈先生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思想课程兼任教授,与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的狄百瑞教授联合执教哥大新儒学讨论班,直至晚年。1978年,他被选为台湾地方“中研院”院士。1980年当选为美国“亚洲及比较哲学学会”会长。1994年8月病逝于美国匹兹堡家中,享年九十三岁。

陈荣捷先生在美国讲授中国哲学五十余年,在不同的时期其学术活动的重点有所不同。1940—1950年代,由于美国的中国研究尚在起步阶段,陈荣捷先生的著述主要集中在中国哲学、艺术、宗教的总体性论述,在此期间著有英文著作《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3年)、《中国哲学历史图表》(耶鲁大学远东出版社,1955年)、《中国哲学大纲及附注参考书目》(耶鲁大学远东出版社,1959年)等。1960年陈荣捷先生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中国哲学概要以及诸思想家传记文章,在60年代,他还为其它许多百科全书撰写有关中国哲学中儒家、道家及理学的文章和条目,事实上他几乎成了这一时期各英文百科全书关于中国哲学的唯一撰稿人,一时被欧美学术界誉为把东方哲学文化思想最为完备地介绍到西方的中国大儒。

从夏威夷时代起,陈荣捷先生长期致力中国古代哲学资料的英文翻译,1963年陈荣捷先生的四部重要的英文译著在美出版,它们是:《坛经》(纽约圣约翰大学出版社)、《王阳明的传习录及其他著述》(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老子之道(道德经)》(鲍波斯·麦瑞尔出版社)和《中国哲学资料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前三者分别为儒、释、道三家的重要经典,其中《传习录》的翻译尤有意义。《中国哲学资料书》积作者十余年之功,全书共44章,856页,所有的条目、名称、名辞都有解释,所有的引文皆有溯源或说明,注释多达3000余条,该书开创了从中文翻译到英文的一个很高的标准,至今仍无人超过。该书一直是美国院校教授中国哲学的标准教科书,对英文世界的中国哲学的传习贡献极大。

60年代初期以后,陈荣捷先生除了为诸百科全书撰文外,主要精力渐渐转向新儒学(理学)的研究。他的英译《近思录》在1967年出版,其中参考日韩著作甚多,注释说明尤为精详。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全部的学术关注几乎都集中在朱熹的研究和对朱熹研究事业的推动。1982年由陈先生组织、筹备和担任大会主席的“国际朱熹会议”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会议汇聚了当世东西方著名的

朱熹研究专家。这次会议成为当时世界朱子学术研究的高峰。此次大会的完满举行,不仅大大促进了朱子研究,也突显了陈荣捷先生自己的学术地位和重要成就,进一步提高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声誉。1982年以后,陈荣捷先生出版的朱子研究著作大都以中文发表,计有:《朱子门人》、《朱学论集》、《朱熹》、《朱子新探索》、《近思录详注集评》。此外,由台湾地方“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的陈荣捷先生的论文集《新儒学论集》、《宋明理学之概念与历史》,也都是主要与朱熹有关的论文汇集,与陈先生的朱子学专著相互发明。

1946年H. F. MacNair在柏克莱出版的英文《中国》一书中即有陈荣捷先生所写的“新儒学”一章,这是战后西方叙述理学专篇之始,也是叙述朱子思想专篇之始。1957年他发表了《新儒学对恶的问题的解决》和《新儒学与中国科技思想》两文。1960年出版的陈荣捷先生与狄百瑞等合编的英文《中国传统诸源》,其中理学七章,包括朱子一章,乃出陈荣捷先生手。1963年陈荣捷先生的《中国哲学资料书》出版,其中理学部分共有十三章,朱子占一章。当时西方学界还没有研究新儒学和朱子的学者,陈荣捷先生是战后欧美朱子研究的前驱。

陈荣捷先生在60—80岁之间,越来越专注于朱子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成就体现在1982年出版的两部中文著作:一是《朱子门人》,对朱子门人的人数构成、地理关系、社会背景、学术贡献等详加考证研究,显示出他的朱子学研究的深厚功力。此一卓越著作之贡献与地位,衡之于世界汉学的朱子学研究,已居于前列。二是《朱学论集》,收入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朱子学论文,如《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论朱子之仁说》、《朱子之〈近思录〉》、《朱陆通讯详述》等,都是陈荣捷先生这一时期的重要论文,其立论高屋建瓴,分析深刻,资料丰富,对推进朱熹思想的理解,甚有助益;其中也充分体现了陈荣捷先生重视“朱子研究新材料之发见”的研究特色。这两部一流的朱子研究著作与国际朱熹会议的非凡组织,确立了陈荣捷先生在世界朱子学研究的领导地位。80岁以后,他老当益壮,在朱子研究方面更上层楼。1986年他以八五高龄完成了中文巨著《朱子新探索》,于1988年出版,全书分126节,所论多日韩及我国学者历来所不及论者,涉及朱子生平、思想及其所关联之人物、事迹的诸种课题,无所不包,发掘了大量以往不被注意的新材料,大大细化和深化了朱子研究的课题。此书无可怀疑地显示出,陈荣捷先生的朱子学研究造诣之精深,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陈老先生亦自认为这本书代表了他在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1990年先生为台湾的世界哲学家丛书撰写的《朱熹》出版,其中吸收了他历年的有关成果,并在义理分析和资料

考辑两方面进一步作出了新的贡献。1992年《近思录详注集评》出版,此书“集评”部分采自《朱子语类》、《朱子文集》、《四书集注》、《四书或问》等朱子书的资料达八百余条,又从中国注释本18种、朝鲜8种、日本37种以及笔记48种之中,采录所引用的张伯行、茅星来、江永等人的注释及朝鲜、日本学者之评语五百余条,极为丰富;此书还对《近思录》所载622条资料皆考列其出处,所引用评论1300余条亦皆列出其出处,极便学者。其“详注”部分则对《近思录》本文涉及的典籍、术语、引语、人名、地名等详加注释。对各卷所引“程子”之言,都根据《遗书》、《外书》、《文集》之实据,确定其为明道或伊川语。至其明道语误为伊川或伊川语误为明道者,亦皆为之改正。此书功力深厚,完备翔实,超迈前人,对学界的宋代理学研究,贡献实大。

除以上所述数种关于朱子的中文著作外,先生尚有英文朱子学论著如下:《〈近思录〉—新儒学文选》,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新儒学词释:〈北溪字义〉》,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朱熹的生活和思想》,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朱子新研究》,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9年。编著者有《朱熹与新儒学》,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6年。陈老先生的英文朱子著作的贡献,在英语学界的新儒学研究中无疑也是首屈一指的。

值得一提的,陈荣捷先生尊朱子而不贬阳明,就新儒学研究而言,陈荣捷先生亦有阳明学的中英文重要著作,除前述1963年出版的英文著作《王阳明〈传习录〉及其它著述》外,中文著作有《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学生书局,1983年;《王阳明与禅》,学生书局,1984年。在新儒学之外,陈荣捷先生还有关于中国哲学的其他英文著作多种。

陈荣捷先生的学问方法,在于重观念史的分析,而不忽视史实考证,有深厚的西学学养,而倡导以朱解朱,注重原始资料,超越门户之见,特别重视利用日韩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从历史的脉络观察思想发展,从概念的分析探讨学派流变,学风平实缜密,治学精审严谨,他的学风和方法是朱子学研究当之无愧的典范。

陈荣捷先生是20世纪后半期欧美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哲学权威,英文世界中国哲学研究的领袖,也是国际汉学界新儒学与朱熹研究的泰斗。美国在战前和战后初期都不重视理学研究,至1970年代始为之一变,以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为中心,新儒学和朱熹的研究一时兴起。1977年,陈荣捷先生海外教学四十年纪念时,他曾作诗三首,兹录其二:

海外教研四秩忙，攀缠墙外望升堂
写作唱传宁少睡，梦也周程朱陆王。

廿载孤鸣沙漠中，而今理学忽然红。
义国恩荣固可重，故乡苦乐恨难同。

“而今理学忽然红”是指70年代美国中国思想研究的变化，这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神州大陆也同样再现了。“写作唱传宁少睡，梦也周程朱陆王”，传神地写出他对理学先贤的景仰。我想，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梦中所见已唯有朱子。他在朱子身上贯注了他的全幅生命和全部感情，朱子研究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了他的终极关怀。

我认识陈老先生时他已85岁，他90岁时仍神采奕奕，步履如常，神思敏捷，笔力甚健，所以朋友们一直相信他必然要寿至百岁。他对我和我的朱子研究，可谓爱掖独厚，我现在保存的他晚年和我的通信有几十封。他平易近人、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提携青年学者的风范，至今仍使我深深的感动。在我的了解中，他的人格气象和精神境界已经达到了理学所推崇和倡导的仁者的境界。今天，在有幸为他的著作集写序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对他的深切的怀念，久久不能平静。

陈荣捷先生的朱子研究著作是朱子学研究的宝贵财富，我衷心地期望读者们能够认真研究他的学术成果，努力学习他的治学精神，共同努力，不断推进朱子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陈 来

二零零七年元月六日写于哈佛旅次

引 言

一九八二年七月国际朱熹会议举行于夏威夷大学。各国朱子专家及研究与朱子特殊关系者四十余人,又青年学者二十余人,群贤毕至,中外咸集。捷敬以此书及《朱子论集》志其盛典。学生书局赶印两书,玉成其事,感激靡既。吾友程庆和博士已于一九六四与一九六九年为两次东西哲学家会议与一九七二年之王阳明会议鼎力筹款,担保经费。今又为此次会议仗力。财政之部,负责筹足。其以主持飞航事业百忙之下,而能致力于中西思想之沟通,至为难得。今以此书奉献,聊以伸仰慕之诚于万一而已。曾春海博士教学忙中代为校对,并此鸣谢。书面“朱子门人”四字,集自一九七五年“国立历史博物馆”所编《朱子翰墨》。希读者视之,如见其人。

一九八二年春

目 录

陈荣捷朱子学论著丛刊序	陈 来	1
引言		1
朱门之特色及其意义		1
符号、简称与所用版本		19
朱子门人叙述索引		21
朱子门人叙述		28
英文 Wade-Giles 拼音索引		256

朱门之特色及其意义

朱子学支配我国思想五六百年，而操纵韩国、日本思潮亦数百载。南宋之末固是朱子之哲学世界。元代亦因许衡（一二〇九—一二八一）之特崇朱子致使儒学超佛教道教而代之。皇庆二年（一三一三）遂诏令考试皆自朱子所定《四书》出题，而诠释亦以朱子之《四书章句集注》为主。于是以后数百年之文官考试不出朱学之界限。明初儒者曹端（一三七六—一四三四）、吴与弼（一三九一—一四六九）、薛瑄（一三九二—一四六四）、胡居仁（一四三四—一四八四）皆主朱学。永乐十三年（一四一五）有《性理大全》之编。此书以朱学为中心，而为以后中国思想之源泉。明初中国，仍是朱家天下。王阳明守仁崛起，以心即理代程朱之性即理，主格心而排朱子之格物。王学惊动全国，遍布东西南北。近年学者称之为心学，使与朱子理学对峙且取而替之。其实从思想史之演进大体而言，王学仍是朱学之修正也。阳明著《朱子晚年定论》，没论其里因为何，仍是要归入朱子范围之内。虽清代又一修正，重实用而反空谈。其实颜元（一六三五—一七〇四）、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反朱者小，从朱者大。朱学仍然独尊。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有《性理精义》之编刊，作为思想之总汇，可为证也。《性理精义》乃《性理大全》之缩本。所谓精义，即理学之精义，亦即朱学之精义也。因元、明、清代政府之提倡与理学之操纵考试制度，学者遂谓朱学之盛，皆由统治者之利用，而理学成为政治之工具。然元代以《四书》与《集注》为明经课程，乃朱子死后一百余年之事。朱子晚年遭严禁伪学，褫职罢祠。虽以后帝王鼓励，诚是朱学发展之一因。然朱学之能支配中、日、韩思想数百年者，其中原因必多。而朱子门人，是其主因之一也。本文思以详考朱门弟子，试从其人数、地理关系、社会背景、其对政权之反应、与程门王门之比较，及其于朱学发展之贡献各方面，察其有何意义。希于研究朱门，别开生面也。

关于此题之材料，并不算多。学者研究，每依《宋元学案》，略述其派别源流，

其他方面则未注意，盖亦以文案缺乏之故。其为朱子门人有统系之记载者首为明人戴铣（弘治九年，一四九六，进士）《朱子实纪》十二卷。卷八叙列朱子门人。中日研究朱子学者均重用之。次有《考亭渊源录》二十四卷，为明人宋端仪（成化五年，一四八一，进士）所著。参考史传方志，并引《朱子语类》。其成书可能在《朱子实纪》之先，然问世则在其后。此为本书以前之唯一记载朱子门人之专著。依朱子《伊洛渊源录》之例，以师承、朱子同时友人及门人为次。卷六以下皆朱子门人。用之者少。《宋元学案》与《宋元学案补遗》偶尔提及而已。略与《考亭渊源录》同时者有韩国李滉（称退溪先生，一五〇二—一五六七）之《宋季元明理学通录》九卷。卷一至卷八为朱门诸子。此书似未经中日研究朱门者所采用，恐韩国以外尚少有知此书之存在也。清代经学大师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〇九）著《经义考》三百卷。以卷二八三至二八五表列朱子授易、传诗、传礼弟子。只举职衔、姓名、字里。限于传经。既无事迹，亦非朱门全貌，然大为《宋元学案补遗》所倚重。稍后有张伯行（一六五一—一七二五）改订明人朱衡（一五一二—一五八四）之《道南源委》六卷。卷三与卷四包括朱子门人若干，又附朱子弟子无事实可考者十九人，然限于闽，非全面也。前此万斯同（一六三八—一七〇二）已著《儒林宗派》，然至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乃重刻。此书由周至明，专列各代儒林派别。第九卷为朱门建安建阳两派数代传授表，第十卷表列朱门不属任何学派之人，单举姓名、字里、谥号。马叙伦（一一八四—）宣统辛亥三年（一九一一）《儒林宗派后序》云：“是书于二千余年师儒之传，皆有本末条贯，与历代史表同为有益之作。”无怪为《宋元学案》与其《补遗》所并重也。《宋元学案》，如众所知，乃研究宋学之最上权威。黄宗羲（一六一〇—一六九五）撰。其子百家（壮年一六九五）续编，全祖望（号谢山，一七〇五—一七五五）修补，十居六七。王梓材（一七九二—一八五一）与冯云濠（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举人）校刊，共一百卷。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始刊行。卷四十九为《晦翁学案》，末有晦翁门人表，只举官职、姓名、字号。卷六十九为《沧洲诸儒学案》，皆朱子直传弟子，各具一传，并摘语录文录，或详或略。全、王、冯三氏均有按语。取材则广采史传，《朱子实纪》，《道南源委》，《万姓统谱》，《经义考》，《儒林宗派》，各地方志，与各家文集。间或书明出处，多数从略，取舍颇严，态度足称客观。全祖望按语特重源流，精审公正。王梓材与冯云濠又编《宋元学案补遗》一百卷。卷四十九为《晦翁学案补遗》。除增补讲友、学侣、家学与私淑外，增补朱子门人表，与《学案》卷四十九同例。卷六十九《沧洲诸儒学案补遗》增补朱子门人，各备传记与言说。亦如《学案》，采用史传、方志、文集等等。唯信赖经义考与儒林宗派太过，似乏批评态度。最近日

本学者田中谦二著《朱门弟子师事年考》，一九七三年与一九七五年发表于《东方学报》，目的在考定弟子师事朱子次数与年期，详考《朱子语类》与《朱子文集》，洵为澈底之作。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朱子实纪》云：“是书则主以推崇褒赠夸耀世俗为荣。”^①其实此语亦可加诸《渊源录》，《理学通录》，《经义考》，《宗派》，《补遗》等书。朱子赞周介（公瑾）恣实谨厚^②，《渊源录》采之。朱子评周介不解事，直谓其“说得太多”^③，则《渊源录》不取也。其去取之意，可见一斑。《实纪》断章取义，只录朱子称许之语。且有与原文不符者。朱子谓陈齐仲之诗“用意太深”^④，《实纪》不采此语而只用“用意甚深”之言^⑤。朱子称石洪庆“强毅方正”^⑥，《实纪》取之^⑦。洪庆将归，朱子谓其“源头处元不曾用工夫”^⑧，《实纪》不取焉。《实纪》谓朱子称吕道一天资明敏^⑨。然查《文集》与《语类》均无此语。反之，朱子答吕之书谓其“未尝举足而坐谈远想，徒长浮薄之气”^⑩。诸书又延揽名贵，以增朱门之光。全祖望评《渊源录》云：“若罗文恭公点，刘少保伯正，李参政性传，杨潜使楫，俱以集中偶有过从，而遽为著录。并列文恭之子为再传之徒，愚皆未敢以为然。盖此乃作《考亭渊源录》者之失。凡系朱子同时讲学之人，行辈稍次，辄称为弟子。其意欲以夸其门墙之盛，而不知此诸儒所不受，亦朱子所不敢居也。”^⑪杨楫实为朱子弟子，然《渊源录》之夸张，无可否认。其实《理学通录》与《补遗》亦犯滥收之病。《通录》卷八录其名见诸《大全》（《朱子文集》）者五十四，皆作门人。其中过半只与朱子书柬往来论学，未入门也。《补遗》不问《经义考》与《宗派》所录是否属实，广罗杂收。依《经义考》便增三十六人，依《宗派》又增七十七人，无非欲以炫耀朱门之盛而已。实非弟子而各书滥作弟子者达一百四十余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传记类存目二，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三年本，卷六十，页一三一八。

② 朱熹著，《朱子文集》，《四部备要》名《朱子大全》，卷四十七，页二十六，《致吕子约第二十五书》。以下简称《文集》。

③ 同上，卷五十九，页十二，《答寮文卿第一书》，与卷五十四，页十三，《答周叔璋第三书》。

④ 同上，卷三十九，页二十三，《答陈齐仲书》。

⑤ 戴铎著，《朱子实纪》，以下简称《实纪》。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台北广文书局印，卷八，页十二。

⑥ 《文集》，《别集》，卷九，页一，《漳州延郡士入学牒》。

⑦ 《实纪》，卷八，页十一。

⑧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一九七〇年台北正中书局印本，卷一一五，页四四三三，第四十“洪庆”条。以下简称《语类》。

⑨ 《实纪》，卷八，页十七。

⑩ 《文集》，卷四十六，页六，《答吕道一书》。

⑪ 黄宗羲撰，《宋元学案》，《四部备要》本，卷六十九，页二十二。以下简称《学案》。

人。其尤著者莫若《补遗》之以熊恪经、彭龟年一荐，便为弟子。又凡陪朱子游览如王仲杰、熊洪等，均采入朱门。陈利用只收朱子诗入其大同集，而《实纪》即列其名。柯翰比朱子年长约二十，朱子只言与之游相乐，而《渊源录》与《宗派》乃以门人待之。李义山生于朱子死前数年，《宗派》与《万姓统谱》以为从学，《学案》已正之矣。若胡斗元生于朱子歿后二十余年，《经义考》竟以为授易弟子，可谓谬极矣。

比较而言，《学案》最称严谨。此足证黄宗义与全祖望治学之精。诸书之又逊于《学案》者，则朱子门人之姓名里籍之亟待整理，此处即《学案》亦非无瑕。关于里籍，诸书多不一致，有用雅名者，如闽县之作三山，漳州之作临漳^①；有用旧名者，如以隋之括苍代宋之丽水，以汉之南平代剑浦，以吴之昭武代邵武，以晋之新安代徽州，以晋之延平代剑浦是也^②；有用后名者，如以元之福宁代长溪，以明之太平代黄岩，九江代德安，安义代建昌，福宁代霞浦，兴化代莆田，与以清之南城代建昌是也^③；有或用县名或用其所属之州郡名者，如甲用新淦县而乙用泉州，甲用建昌县而乙用南康军，诸如此类，不可胜数^④。凡此仍只是未臻划一，徒引读者误会耳。又有一名异用，如袁州宜春郡，甲用袁州，乙用宜春^⑤，亦增读者疑惑。至其错误者，各书更多。有因形音相近而误者，如长溪之误为长卿，建阳之误为建昌，合州之误为台州，瑞安之误为瑞州，永嘉之误为永丰，建昌之误为建安与南昌，均待校正^⑥。甚有一书自相矛盾，尤以《经义考》为然。《经义考》不特前后用雅名、旧名、后名，多不一致，且每一人而有两县籍，不问其是否一县析为两县，或先代后代所居，或迁居也。其中有两县相隔甚远者^⑦，恐不只矛盾之误耳。其或甲书作甲县而乙书作乙县^⑧，甚至丙书作丙县，以至一人而有三处不同之籍贯（如度正）者，凡此均待考正。其已正误者固不少^⑨，然未竟之工作，则大有待于学者之继续努力也。

姓名问题，比里籍更为严重。盖里居为人生之一事耳，而姓名苟不证实，则

① 参看黄幹，石洪庆，施允寿等条。

② 见周介，閤丘次孟，应恕，黄卓，饶学敏，祝穆，滕璘，游傲，辅广等条。

③ 参看孙调，高松，龚郊，林肅，蔡念成，熊兆，林湜，黄土穀，包扬等条。

④ 参看周谟，吕焘，吕焕，曾三异，杨至，李儒用，吴昶，杨方等条。

⑤ 参看钟唐杰，胡安之两条。

⑥ 参看杨楫，吴雉，度正，曹叔远，沈侗，熊兆，李燔等条。

⑦ 参看李方子，杨复，叶味道，潘时举，林学蒙，林夔孙，刘砥等条。

⑧ 参看潘时举，詹体仁，张扬卿，黄灏，柴中行，方有用，萧佐，刘砺等条。

⑨ 如郑师孟，周谟，余大雅，刘砺，张显父等条。

其人为谁？思想如何？事功何若？皆不可决。此处错误不少，混乱更多。有形音相近而误者，如以黄达才为黄达子，黄寅为叶寅，祝癸为祝丙，黄显子为王显子，李克宗为李亢宗，李文为李子，不难校正。此外或姓甚名谁，是名抑是字，大有问题。又有因音形之误而析一人之为二人者，如徐子显与徐子颜，黄立之与曹立之，李德与李德之，李德之与李从之是也。至于同名或同字者何以区分？同一姓名者果为一人抑是二人？如郭浩是否邵浩？丁尧是否丁克？林允之是否林充之？又是否林克之？刘学古是否叶学古？董寿昌是否吴寿昌？许子春与潘时举究竟是名是字？诸书并无答案。王梓材谓《宗派》朱子门人有三十一人不知其为名为字^①。梓材之难关与诸书之所以不能解决为名为字，或一人二人者，一言以蔽之，缺乏有效之方法。此方法即详究与充分利用《朱子语类》是也。《语类》浩大，一百四十卷，不易检查。诸书著者，除略参考卷一一三至一二一训门人各卷外，大都忽略其他一百余卷，遂至无从辨别名字，与一人或两人，及是否朱子弟子。苟能遍查《语类》，则此等问题大部可得答案。然能读全书者，曾有几入？此以前著者未能利用《语类》之故。幸日本九州大学近有《语类人名、地名、书名、索引》，一九七〇年台北正中书局版《朱子语类》附刊之。虽错漏尚多，然亦是从事朱学者之一大臂助也。

今一先决问题，则是谁为弟子。《语类》用例，凡记录者用本人之名，问答中自称亦然。称他人如“某某问”则用字，以示敬意。苟检语类问答，则有王梓材所举陈公直等二十二人^②之问，则可知“公直”等是字而非名也。如《语类》记录者自称“时举”，则“时举”是名^③。其他记录者自称用名，亦同此例。《语类》卷首记录姓氏表，皆用名也。《语类》有两彦忠，两谦之，两一之，三光祖，三性之，三德之，四敬之。骤视之，亦不知是名是字，又不知是谁。然细察《语类》，以其通例度之，不难迎刃而解。如记录癸丑所闻者用“谦之”，记录癸卯所闻者用“柄”，可知“谦之”乃欧阳谦之之名，因其用名而不用其字希孙也。“柄”亦是名，盖潘柄自称，而不用其字谦之也。援《语类》问答用字之例，则《语类》之光祖指曾宗兴，字光祖，而非指欧阳光祖字庆嗣也。道夫可指杨道夫字仲思，亦可指黄樵仲字道夫。然《语类》训道夫之“道夫”是名，故必指杨道夫也。三性之，郑自诚与谢梦生均字性之，可无问题。至林性之是名是字？则《语类》无其记录，亦无其问答，无

① 王梓材、冯云濠合撰，《宋元学案补遗》，《四明丛书》本，卷六十九，页二一〇。以下简称《补遗》。

② 陈公直，徐彦章，陈希周，閻丘次孟，黄达才，江元益，冯德英，林仲参，许敬之，陈齐仲，戴明伯，徐子颜，林士谦，林恭甫，符国瑞，叶永卿，李德之，周庄仲，吴纪父，陈仲亨，张仁叟，陶安国。

③ 以下可参看所举姓名各条。